

曾  
139  
2

14  
139  
2



曾  
189  
門  
號  
卷  
2

朝野僉載

唐

張鷟撰

貞觀年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爲卜之曰：「明年有人從東來，青衣者，三月一日來療，必愈。」至時候，見一人着青紬襦，遂邀爲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犁耳，爲主人作之。」持斧繞舍求犁轅，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曲桑益井之所致也。

李宜得本賤人，背主逃，當元宗起義，與王毛仲等立功。

得官至武衛將軍，舊主遇諸途，趨而避之，不敢仰視。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懼。至宅請居上座，宜得自捧酒食，舊主流汗辭之，留連數日。遂奏云：臣蒙國恩，榮祿過分，曹主卑瑣，曾無寸祿。臣請割牛俸解官以榮之，願陛下遂臣愚款，上嘉其志，擢王爲郎將，宜得復其秩，朝廷以此多之。

周補闕喬知之，有婢碧玉，姝艷能歌舞，有文章，知之特幸爲之，不婚。僞魏王武承嗣暫借教姬人粧梳，納之，更不放還，知之乃作綠珠怨以寄之，其詞曰：石家金谷重

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偏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觀，好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于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顏爲君盡。碧玉得詩飲泣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出其尸於裙帶，得詩大怒，乃諷羅織人告之，遂斬知之於南市，破家籍沒。司刑司丞陳希閔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滯，司刑府吏曰：之爲高手筆，言秉筆至額，半日不下，故名高手筆。又號按孔子言窺削至多，紙面穿穴，故名按孔。

後魏孝文帝定四姓隴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明  
馳倍程至洛時四姓已定訖故至今人謂之馳李焉  
鄭愔爲吏部侍郎掌選賦污狼籍引銓有選人繫百錢  
於靴帶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而  
不言

天后中契丹李盡忠萬榮之破營府也以地牢囚漢俘  
數百人閻麻仁節等諸君欲至乃令守囚署等給之曰  
家口饑寒不能存活求待國家兵到吾等卽降其囚曰  
別與一頓粥引出安慰曰吾此無飲食養汝又不忍殺

汝總放歸若何衆皆拜伏乞命乃結放去至幽州具說  
饑凍逗遛兵士聞之爭欲先入至黃驥峪賊又令老者  
投官軍送遺老牛瘦馬於道側麻仁節等三軍棄步卒  
將馬先爭入被賊設伏橫截軍將被索縶之生擒節等  
死者填山谷罕有一遺

周如意年已來始唱黃驥歌其詞曰黃驥黃驥草裡藏  
彎弓射你傷俄而契丹反叛殺都督趙勳營府陷沒差  
總督曹仁帥張元遇麻仁節王孝傑前後百萬衆破賊  
敗於黃驥谷諸軍並沒罔有子遺

神龍已後謠曰山南烏雀窠山北金駱駝鏤柯不鑿孔  
斧子不施柯此突厥疆盛百姓不得斫桑養蠶種禾刈  
穀之應也

景龍中謠曰可憐聖善寺身著綠毛衣牽來河裡飲踏  
殺鯉魚兒至景雲中譙王從均州入都作亂敗走投洛  
川而死

滄州南皮丞郭務靜性糊塗與主簿劉思莊宿於逆旅  
謂莊曰從駕大難靜常從駕失家口三日於侍官幕下  
討得之莊曰君夫人在其中否靜曰若不在中更何論

事又謂莊曰今大有賊昨夜二更後靜從外來有一賊  
忽從靜房內走出莊曰亡何物靜曰無之莊曰不亡物  
安知其爲賊靜曰但見其狼狽而走不免致疑耳

隋辛亶爲吏部侍郎選人爲之榜畧曰梧州抑縣屈滯  
鄉不申里銜恨先生問隋吏部侍郎辛亶曰當今天子  
聖明羣僚用命外拓四方內齊七政而子位處權衡職  
當水鏡居進退之首握褒貶之柄理應識是識非知滯  
知微使無才者泥伏有用者雲飛奈何尸祿素餐濫處  
上官黜陟失所選補傷殘小人在位君子駁彈莫不代

子戰灼而子獨何以安，辛亶曰：百姓之子，萬國之人，不可皆識，誰厚誰親，爲桀賞者不可不喜，被堯責者寧有不嘆得官者見喜，失官者見疾，細而論之，非亶之失，先生曰：是何疾歟？是何疾歟？不識何不訪其名，官少何不簡其精，細尋狀跡足識法家，細尋判驗足識文華，寧不知石中出玉，黃金出沙，量子之才，度子之志，祇可投之四裔，以禦魑魅，怨嗟不少，實傷和氣，辛亶再拜而謝曰：幸蒙先生見責，實覺多違，謹當刮肌貫骨，改過懲非，請先生縱亶日修捨亶之罰，如更有違，甘從斧鉞。先生曰：

如子之輩，車載斗量，朝廷多少，立須相代，那得久曠天官，待子自作，急去急去，不得久住，喚取師巫，却行無處，亶掩泣而言曰：罪過自招，自滅自消，豈敢更將面目來汚聖朝，先生曳杖而歌曰：辛亶去吏部，明開賢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後歲依期更入京，永徽年以後，人唱桑條歌，云：桑條萬女，韋也樂，至神龍年中，逆韋應之，諂佞者，鄭愔作桑條樂詞十餘首，進之，逆韋大喜，擢之爲吏部侍郎，賞縑百疋，周垂拱以來，苾挈兒歌詞皆是邪曲，後張易之小名苾

挈

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天下慕之。其帽爲趙公渾脫後坐事長流嶺南，渾脫之言於是效焉。魏王爲巾子向前路，天下欣欣慕之，名爲魏王踏。後坐死，至孝和時，陸頌亦爲巾子同此樣，時人又名爲陸頌踏。未一年而陸頌殞。

咸亨已後，人皆云莫浪語阿婆，喚三叔聞時笑殺人。後果則天卽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則天也，三叔者孝和爲第三也。

天后時謠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大盛也。

孫佺爲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時軍師李處郁諫，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人水必滅，佺不從，果沒八萬人。昔竇建德救王世充於牛口谷時，謂竇入牛口，豈有還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孫佺之北也。處郁曰：殍苦入咽，百無一全。

山東人謂溫飯爲殍，音幽州以北並爲燕地，故云。

龍朔年以來，百姓飲酒作令，云子母相去離，連臺拗倒，子母者盞與盤也，連臺者連盤拗倒盞也，及天后永昌

中羅織事起有宿衛十餘人於清化坊飲爲此令此席人進狀告之十人皆棄市自後廬陵徙均州則子母相去離也連臺拘倒者則天被廢諸武遷放之兆

開元五年春司天奏元象有眚見其災甚重元宗震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其年及第李蒙者貴主家婿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婿可閉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艘進士畢集蒙聞乃踰垣奔走羣衆愜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畫舸

平沈聲妓篙工不知紀極三十進士無一生者

廣州錄事參軍柳慶獨居一室器用食物並致厨內奴有私取鹽一撮者慶鞭之見血

夏侯彪夏月食飲生蟲在下未曾瀝口嘗送客出門奴盜食醬肉彪還覺之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嘔出之

鄭仁凱爲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凱曰阿翁爲汝經營鞋有頃門夫着新鞋者至凱廳前樹上有鴛鴦木也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着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



安南都護鄧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恒課口腹自  
供未曾設客孫子將一鴨私用祐以擅破家資鞭二十  
洛陽縣丞宋之遜性好唱歌出爲連州叅軍刺史陳希  
古者庸人也令之遜教婢歌每日端笏立於庭中呦呦  
而唱其婢隔窓從而和之聞者無不大笑

北齊南陽王入朝上問何以爲樂王曰致蠶最樂遂收  
蠶一宿得五斗置大浴斛中一人脫衣而入被蠶螫死  
宛轉號叫苦痛不可言食頃而死帝與王坐看之極喜  
周嶺南首領陳元光設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曳出

遂殺之須臾爛煮以食客後呈其二手客懼攫喉而吐  
周瀛洲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健  
兒一一具吐放汝遂還巾帶賊並吐之諸官以爲必放  
頃莊曰將我作具來乃一鐵鈎長丈餘甚銛利以繩掛  
於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鈎下死令以脰鈎之遣壯  
士掣其繩則鈎出於腦矣謂司法曰此法何似答曰弔  
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後莊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  
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歲餘卒  
周秋官侍郎周興推劾殘忍法外苦楚無所不爲時人

號牛頭阿婆百姓怨謗輿乃榜門判曰被告之人問皆稱枉斬決之後咸悉無言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酌五品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解豸豈識字但爲國繩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衆更無餘語但謂囚徒曰不用你書言筆語但還我自司馬若不肯來後卽與你孟青橫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自司馬者北山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後坐私蓄錦朝堂決殺之

殿中侍御史王旭宅中別宅女婦風聲色日有稍不承者以繩勒其陰令壯士彈竹擊之酸痛不可忍倒懸一女婦以石鎚其髮遣証與長安尉房恆姦經三日不承女婦曰侍郎如此苦毒兒死必訴於冥司若配入宮必申於主上終不相放旭慙懼乃捨之

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號爲三豹嵩爲赤鬃豹交爲白額豹旭爲黑豹皆狠戾不軌鳩毒無儀體性狂疎精神慘刻每訊囚必鋪棘卧體削竹籤指方梁壓髀碎瓦搯膝遣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犢子懸駒驢

兒拔椽鳳凰晒翅，獼猴鑽火上麥索，下關單人不可生，囚皆乞死，肆情鍛鍊，証是爲非，任意指麾，傳空爲實，周公孔子請伏殺人，伯夷叔齊求其劫罪，訖劾乾漚水，必有期推鞠，濕泥塵非不久來，俊臣乞爲弟子，素元禮求作門生，被追者皆相謂曰：牽牛付虎，未有出期，縛鼠與猫，終無脫日。妻子永別，友朋長辭，京中人相要作咒曰：若違心負教，橫遭三豹，其毒害也如此。

天后時，張皮諂事薛師，掌擎黃幟，隨薛師後於馬旁伏地，承薛師馬鏡，侍御史郭霸嘗來，俊臣冀穢宋之問捧

張易之溺器，並偷媚取容，實名教之罪人也。

崔挹子諛，桓敬懼武三思讒間，引諛爲耳目。諛乃反以桓敬等計，潛告三思，尋爲中書令。諛又說三思盡殺五王，絕其歸望。先是，諛爲兵部侍郎，挹爲禮部侍郎，父子同爲南省副貳，有唐以來未之有也。上官昭容屢出外，諛諂附之。元宗誅蕭至忠，後所司奏宮人元氏，款稱與諛會密謀進鳩，乃賜諛死。年四十。諛與張說有隙，說爲中書令，議者以爲說構陷之。諛美容儀，早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滌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

謝之家，謂人曰：吾之門第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又湜諂事張易之，與韋庶人及韋誅復附太平，有馮子都、董偃之寵，妻美，并二女並進儲闈，得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有勝之曰：託庸才於主第，進艷婦於春宮。

真臘國在驩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設檳榔、龍腦、香、蛤屑等以賞宴，其酒比之淫穢。私房與妻共飲，對尊者避之，又行房不欲令人見。此俗與中國同，國人不着衣服。

見衣服者共笑之，俗無鹽鐵，以竹弩射出鳥。

五溪蠻父母死於村外，閤其屍三年而葬，打鼓路歌，親屬飲宴舞戲一月餘日。盡產為棺，飲臨江高山半肋，鑿龕以葬之。自山上懸索下，樞彌高者以為至孝，即終身不復祠祭。初遭喪三年不食鹽。

嶺南獠民好為蜜螂，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嘯嘯而行，以筋挾取，啖之，唧唧作聲。故曰蜜螂。

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宮中養，損一宮人，遂令

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設千人供，勒碑號爲虎塔，至今猶在。

袁守一，性行淺促，時人號爲料闌鳧翁。雞任萬年尉，雍州長史竇懷貞每欲鞭之，乃於中書令宗楚客門餉生菜，除監察懷貞未知也。貞高揖曰：「駕欲出，公作如此檢校守，一卽彈之。」月餘，貞除左臺御史大夫，守一請假不敢出，乞解貞呼而慰之，守一兢惕不已。楚客知之，爲除右臺侍御史，於朝堂抗衡於貞，曰：「與公羅師羅師者，市郭兒語，無交涉也。」無何，楚客以反誅，守一以其黨配流。

### 端州

尚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詞訟，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醜，其妻有美色，天后時洛中殖業坊西門酒家婢蓬頭垢面，偃肩蟠腹，寢惡之狀，舉世所無，而前疑大悅之，殆忘寢食，乃知前世言宿瘡蒙愛，信不虛也。夫人世嗜慾，一何殊性，前聞文王嗜昌歠，楚王嗜芹藟，屈到嗜菱，曾皙嗜羊棗，宋劉雍嗜瘡痂，本傳曰：

雍詣前吳興太守孟靈休，靈休脫襪粘炙，瘡痂墜地，雍俯而取之，殮焉。宋明帝嗜蜜漬，蠶蟻舞，啖數升，是知海上逐臭之談。陳君愛醜之說，何其怪歟！天與其癖也。咸亨中，貝州潘彥好雙陸，每有所詣，局不離身。曾泛海，遇風船破，彥右手挾一板，左手抱雙陸局，口啣雙陸骰子。一日一夜至岸，兩手見骨，局終不捨，骰子亦在口。王顯與文皇有嚴子陵之舊，每掣禪為戲，將帽為歡。帝微時常戲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顯謁，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

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元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賜之。其夜卒。醫書言：虎中藥箭，食清泥，野豬中藥箭，脰薺莖而食，雉被鷹傷，以地黃葉帖之。又礬石可以害鼠，張鷟曾試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識人，猶知取泥汁飲之，須臾不復。鳥獸蟲物，猶知解毒，何況人乎？被蠶醫者，以甲蟲末傅之。被馬咬者，燒鞭鞘灰塗之。益取其相服也。蜘蛛醫者，雄黃末傅之。筋斷須續者，取旋覆根絞取汁，以筋相對，以

汗塗而封之卽相續如故蜀兒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續之百不一失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湏徵發者於小窓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答曰鑰匙尙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門之此孫彥高之流也

岐王府參軍石惠恭與監察御史李全交詩曰御史非

長任參軍不久居待君遷轉後此賊還到余因競放豚往來全交爲之判十餘紙以報乃假手於拾遺張九齡王怡爲中丞憲臺之穢姜晦爲掌選侍郎吏部之穢崔泰之爲黃門侍郎門下之穢號爲京師三穢

陽渾爲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今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斷憲取得之時人號爲斷憲舍人

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必不得張帆衆大嘔焉

王能爲澤州都督府法曹斷掠糧賊惟各決杖一百通

判能曰總掠幾人法曹曰掠七人熊曰掠七人合決七  
百法曹曲斷府司科罪時人晒之前尹正義爲都督公  
平後熊來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癩獺判事  
驢咬瓜喚人牛嚼沫見錢滿面喜無錘從頭嚼嘗逢餓  
夜必百姓不可活

滑州靈昌尉梁士會官科烏翎里正不送舉牒判曰官  
喚烏翎何物里正不送烏翎佐使曰公大好判烏合太  
多會索筆曰官喚烏翎何物里正不送雁翎有識之士  
聞而笑之

滄州弓高鄧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  
守志設靈几每日三上食臨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  
夢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爲偶李氏睡中不許之  
自後每夜夢見李氏竟不受以爲精魅書符咒禁終莫  
能絕李氏嘆曰吾誓不移節而爲此所撓蓋吾容貌未  
衰故也乃拔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髻不理垢面灰身其  
鬼又謝李氏曰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奪也自是不復夢  
見郡守旌其門閭至今尙有節婦里

隋開皇中京兆韋衮有奴曰桃符每征討將行有膽力



衮至左衛中郎以桃符久從驅使乃放從良桃符家有黃犢牛宰而獻之因問衮乞姓衮曰止從我姓爲韋氏符叩頭曰不敢與郎君同姓衮曰汝且從之此有深意故至今爲黃犢子韋卽韋庶人其後也不許異姓者蓋慮年深代遠子孫或與韋氏通婚此其意也

薛季昶爲荊州長史夢猫兒伏卧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猫兒者爪牙伏門限者闔外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

洛州杜元有牛一兩元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兩尾以

問古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數日果失之明崇儼有術法大帝試之爲地窖遣妓奏樂引儼至謂曰此地常聞絃管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乎儼曰諾遂書二桃符於其上釘之其聲寂然上笑喚妓人問云見二龍頭張口向上遂怖懼不敢奏樂也上大悅孝和帝令內道場僧與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決元都觀葉法善取胡桃二升并穀食之並盡僧仍不伏法善燒一鐵鉢赫赤兩手欲合老僧頭上僧唱賊袈裟掩頭而走孝和撫掌大笑

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  
屋角爲筆管狸毛爲心覆以秋兔毫松烟爲墨末以麝  
香紙必須堅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其書辭純陀亦  
劾歐陽草傷於肥鈍亦通之亞也

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栢爲梁沉香和紅粉以泥  
壁開門則香氣蓬勃磨文石爲階砌及地着吉莫難者  
行則仰什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賍萬餘貫兄弟配流太  
平公主就其宅看嘆曰看他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一  
年迫入爲鳳閣侍郎景龍中爲中書令韋氏之敗斬之

洛州昭成佛人有安樂公主造百寶香爐高三尺開四  
門絳橋勾欄花草飛禽走獸諸天妓樂麒麟鸞鳳白鶴  
飛仙絲來線去鬼出神人隱起銀鏤窈窕便娟真珠瑪  
瑙瑠璃琥珀玻璃珊瑚埤瓌琬玕一切寶貝用錢三萬  
府庫之物盡於是矣

襄州胡延慶得一龜以丹漆書其腹曰天子萬萬年以  
進之鳳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盡奏請付法則天  
曰此非惡心也捨而勿問

則天好禎祥拾遺朱前疑說夢云則天髮白更黑齒落

更生，即授都官郎中，司刑寺囚三百餘人。秋分後，無計可作，乃於園獄外羅牆角邊作聖人跡，長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時大叫，內使推問云：「昨夜有聖人見，身長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並冤枉，不須怕懼。天子萬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之，見有巨跡，即大赦天下，改爲大足元年。

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王慶通判案，靜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慶又曰：「姓王。」靜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總姓王。」

滕王嬰、蔣王暉皆不能廉慎，大帝賜諸王名，五王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勞賜物與之，以爲錢貫。」二王大慙，朝官莫不自勵，皆以取受爲贓污，有終身爲累，莫敢犯者。

楊盈川姪女曰容華，幼善屬文，常爲新粧詩，好事者多傳之。詩曰：「宿鳥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鏤，鸞鏡玉爲臺。粧似臨池出，人疑月下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

太宗問光祿卿韋某：「頰無脂，羊肉充藥，草不知所從得。」

乃就侍中郝處俊宅問之，俊曰：「好生，必不為此事。」乃進狀自奏，其無脂肥羊肉，須五十口肥羊，一一對前殺之，其羊怖懼，破脂並入肉中，取最後一羊，則極肥而無脂也。上不忍為，乃止。賞處俊之博識也。

張昌儀為洛陽令，借易之權勢，屬官無不允者。風聲鼓動，有一人姓薛，資金五十兩，遮而奉之。儀領金受其狀，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張錫，數日失狀以問儀。儀曰：「我亦不記得，但有姓薛者，即與錫檢業內。」姓薛者六十餘人，並令與官，其蠹政也如此。

隋牛弘為吏部侍郎，選人馬敞者，形貌最陋。弘輕之，側卧食果子，嘲敞曰：「聞扶風馬謂言天上天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敞應聲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動今見隴西牛卧地打草，頭弘驚起，遂與官。」

唐高士廉選其人齒高，有選人自云解嘲。諺士廉時着木履，令嘲之。應聲云：「刺鼻何曾嚏，踏面不知瞋。高生兩個齒，自謂得勝人。士廉笑而引之。」

周張元一，腹麤而脚短，項縮而眼跌。吉瑱目為「逆流蝦蟆」。

章里會章  
姜晦爲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衡，曾無分別。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都坐主無文章案，後一腔凍豬肉，所以名爲姜侍郎。

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爲內史。時人號爲鳩集鳳池，俄遷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雙驢人臺，終日追逐無時，暫舍時人號爲驅驢宰相。

盧照隣，字昇之，范陽人，弱冠拜鄧王府典籤，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隣總披覽，畧能記憶，後爲益州新都縣尉，秩。娶於蜀中，放曠詩酒，故世稱王。

楊盧駱照隣聞之，曰：喜居王後，恥在駱前。時楊之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畧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駱賓王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人號爲算博士。如盧生之文，時人莫能評其得失，惜哉。不幸有冉耕之疾，著幽憂子以釋憤，有文集二十卷。周張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階，合入三品，已團甲。因退朝，路旁見蒸餅新熟，遂市其一，馬上食之，被御史彈奏，則天乃降勅，流外出身，不許入三品，遂落田。

蘇頌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頌，方在乃試誦庾信枯樹賦。將及終篇，避談字，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樹，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悽江濤，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駭嘆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

通川界內多獺，各有主養之。並在河側岸，問獺若入穴，插雉尾於獺穴前，獺卽不敢出去。却尾卽出，取得魚，必須上岸，人便奪之，取得多，然後放。今自喫喫飽，卽鳴杖以驅之，還插雉尾，更不敢出。

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

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爲徐敬業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欵書，是光書欵語，非光語。前後二使推不能決，勅令差能推事人勘當取實。僉曰：張楚金可乃使之。楚金憂悶，仰臥西窓，日高向看之，字似補作平看，則不覺向日。則見之，令喚州官集索一甕水，令琛投書於水中，字一解散，琛叩頭伏罪。敕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賞楚金絹百疋。

元嘉少聰俊，左手書，員右手書，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是書五言一絕六事，齊舉代。

南里金童  
號神仙童子

刑部尚書李日知自爲畿赤不曾行杖罰其事亦濟及爲刑部尚書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者尚書索杖剝衣喚令史總集欲決之責曰我欲笞汝一頓恐天下人稱你云捺得李日知噴與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禮汝遂放之自是令史無敢犯者設有稽失衆共謫之

太宗時西國進一胡善彈琵琶作一曲琵琶絃撥倍響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乃置酒高會使羅黑黑障帷聽

之一遍而得謂胡人曰此曲吾宮人能之取大琵琶遂於帷下令黑黑彈之不遺一字胡人謂是宮女也驚嘆辭去西國聞之降者數十國

王沂者平生不解絃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彈之成數曲一名雀啁蛇一名胡王調一名胡瓜苑人不識聞聽之者莫不流淚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總忘不復成曲

道士史崇元懷州河內縣絳靴人也後度爲道士僞假人也附太平爲太清觀主金仙玉真出俗立爲尊師每

入內奏請賞賜甚厚無物不賜授鴻臚卿衣紫羅褐帔  
握象笏佩魚符出人禁闈公私避路神武斬之京中士  
女相賀

嶺南風俗家人病先殺鷄鵝等以祀之將爲修福若  
不瘥卽次殺猪狗以祈之不瘥卽次殺太牢以禱之更  
不瘥卽是命不復更祈死則打鼓鳴鐘於堂比至葬訖  
初死且走大叫而哭

景龍中瀛州進一婦人身上隱起浮圖塔廟諸佛形像  
按察使進之授五品其女婦留內道場逆章死後不知

所終

景雲中西京霖雨六十餘日有一胡僧名寶嚴自云有  
術法能止雨設壇場誦經呪其時禁屠宰寶嚴用羊二  
十口馬兩疋以祭祈請經五十餘日其雨更盛於是斬  
逐胡僧其雨遂止

則天時調貓兒與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覺監過示  
百官及天下考使傳看未遍猫兒飢遂齧殺鸚鵡以餐  
之則天甚愧

逆章之妹馮太和之妻號七姨信邪見豹頭枕以辟邪



白澤枕以去魅作伏熊枕以爲宜男太和死嗣號王娶之章之敗也號王斫七姨頭送朝堂則知辟邪之枕無効矣

滄州東光縣寶觀寺常有蒼鶻集重閣每有鴿數千鴿冬中每夕取一鴿以暖足至曉放之而不殺自餘鷹鶻不敢侮之

太宗養一白鶻號曰將軍取烏常驅至於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鴈殿上恒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曰徃反數迴亦陸機黃耳之徒歟

吏部侍郎鄭愔初托附來俊臣俊臣誅卽託張易之易之被戮託韋庶人後附譙王竟被斬

天后內史宗楚客性諂佞時薛師有嫪毒之寵遂爲作傳二卷論薛師之聖從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釋迦重出觀音再生期年之間位至內史

敬宗時高崔魏喜弄癡大帝令給使撩頭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問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無道乃沉汨羅水汝逢聖明主何爲來帝大笑賜物百段

秋官侍郎狄仁傑嘲秋官侍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

驅獻曰中筭明公乃成一天傑曰狄字犬旁火也獻曰人邊有火乃是煮熟狗

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檻百數同牢欲食之衆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別時餉封溪令以相蓋之令問何物猩猩乃籠中語曰唯有僕并酒一壺耳令笑而愛之養畜能傳送言語人不如也

真觀中恆州有彭闥高瓚二人鬪豪時於大酺場上兩朋競勝闥活捉一豚從頭斃至項放之地上仍走瓚取

貓兒從尾食之腸肚俱盡仍鳴喚不止闥於是乎帖然心伏

巧人張崇者能作灰畫腰帶鉸員每一胯大如錢灰畫燒之見火卽隱起作龍魚鳥獸之形莫不悉備

國子祭酒辛宏智詩云君爲河邊草逢春心剝生妾如臺上鏡照得始分明同房學士常定宗爲改始字爲轉字遂爭此詩皆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道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奇今一言競詩取詞多爲主詩歸宏智轉還定宗以狀牒知任爲公之驗

則天如意中海州進一匠造十二長車廻轉正南則午  
門開馬頭人出四方廻轉不列之外通鐵蓋  
盛火長轉不翻

洛州殷文亮曾爲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爲人衣以繒絲  
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飲  
不盡卽木小兒不肯把飲未竟則木妓女歌管連催此  
亦莫測其神妙也

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常於沁州市內刻木作僧  
手執一椀自能行乞椀中錢滿關錠忽發自然作聲云

布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施者日盈數千

郴州刺史王琚刻木爲獺沉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  
獺口中安餌爲轉關以石縋之則沉魚取其餌關卽發  
口合則啣魚石發則浮出

薛賚惑者善投壺龍躍隼飛矯無遺箭置壺於背後却  
反矢以投之百發百中

越州兵曹柳崇忽瘍生於頭呻吟不可忍於是召術士  
夜觀之云有一婦女綠裙問之不應在君窓下急除之  
崇訪窓下止見一瓷妓女極端正綠瓷爲飾遂於鐵臼

擣碎而焚之瘡遂愈

張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壯麗計用數百萬紅粉泥壁文  
柏帖桂琉璃沉香爲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易  
之令削去明日復書之前後六七削易之乃題其下曰  
一月卽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籍沒入官

梁簡文之生誌公謂武帝曰此子與冤家同年生其年  
侯景生於鴈門亂梁誅蕭氏景盡

周甘子布博學有才年十七爲左衛長史不入五品登  
封年病以驢輦疆至獄下天恩加兩階合人五品竟不

能起鄉里親戚來賀衣冠不得遂以緋袍覆其上止大  
而終

貞觀中頓丘有人於黃河渚上拾菜得一樹栽子大如  
指持歸時之三年乃結子五顆味如柰又似林擒多汁  
異常酸美送縣縣上州以其奇味乃進之後樹長成漸  
至三百顆每年進之號曰朱柰至今猶存德貝博等州  
取其枝接所在豐足人以爲從西域浮來礙渚而住矣  
隋帝令朱寬征留仇國還得金荆瘦數十片木色如真  
金密緻而文采盤蹙有如美錦甚香極細可以爲枕及

案面雖沉檀不可及

韋顥舉進士時貧窶甚有韋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日風雪寒江報光成名絡繹而顥畧無音耗方擁爐愁嘆忽有鳴臬來集壞牖竹上顥逐而復還謂僕曰我失意無所恨兼恐懼災患及禁鼓鳴榜至顥已登第然則鵬止臬鳴果不祥乎

魏徵為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衣寢二人窓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遺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

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憊由天上者送書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者得留徵怪之問焉具以實對乃嘆曰職料由天固自不虛

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擢進士第至二十餘該博三教性急躁忿戾舉無其比常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便至瘡養平復遵其措使如故或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擇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學博奧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於死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

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字何如信曰惟有韓陵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

張文成曰乾封以前選人每年不越數千垂拱以後每歲常至五萬人不加衆選人益繁者蓋有由矣嘗試論之祇如明經進士十周三衛勳散襍色國官直司妙簡實材隄入流者十分不過一二選司考練總是假手冒名勢家囑請手不把筆卽送東司眼不識文被舉南館

正員不足擢補試攝檢校之官賄貨縱橫莊汚狼籍流外行署錢多卽留或帖司助曹或員外行案更有挽郎輦脚營田當此無尺寸功夫並優與處分皆不事學問惟求財賄是以選人冗冗甚於羊羣吏部喧喧多於蟻聚若銓實用百無一人積薪化薪所從來遠矣

景龍年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從屠販而踐高位景雲踐祚尙書宋璟御史大夫畢構奏停斜封人官璟構出後見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賄賂奏云見孝和怒曰我與人官何因奪却於是斜封皆復舊職僞周革命之際十

道使人天下選殘明經進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  
披揚不曾試練並與美職塵黷士人之品誘悅愚夫之  
心庸才者得官以爲榮有才得官以爲辱昔趙王倫之  
篡也天下孝廉秀才茂異並不簡試雷同與官市道屠  
沽亡命不規皆封侯畧盡太府之銅不供鑄印至有白  
版侯者朝會之服貂者大半故諺云貂不足狗尾續小  
人多幸君子取之無道之朝一何連類也惜哉

婁師德樂陽人也爲納言客問浮休子張鷟自號浮休子曰  
納言何如答曰納言直而溫寬而栗外愚而內敏表晦

而裏明萬頃之波渾而不濁百鍊之質磨而不磷可謂  
淑人君子近代之名公者焉客曰狄仁傑爲納言何如  
浮休子曰粗覽經史薄閑文筆箴規切諫有古人之風  
剪伐淫詞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膽氣堅剛  
明而能斷晚途錢癖和嶠之徒歟客曰鳳閣侍郎李昭  
德可謂名相乎答曰李昭德志大而器小氣高而志薄  
假權制物扼險凌人剛愎有餘而恭寬不足非謀身之  
道也俄伏法焉又問洛陽令來俊臣雍容美貌忠赤之  
士乎答曰俊臣面柔心狠行險德薄巧辯似智巧諛似

忠傾覆邦家，誣陷良善，其江充之徒與蜂蠆害人，終爲人所害，無何爲太僕卿，戮於西市。又問武三思可謂名王哉？答曰：三思憑藉國親位，超袞職，貌象恭敬，心極殘忍，外示公直，內結陰謀，弄王法以復仇，假朝權而害物，晚封爲德靜王，乃鼎賊也，不可以壽終，竟爲節愍太子所殺。又問中書令魏元忠耿耿正直，近代之名臣也，答曰：元忠文武雙缺，名實兩空，外示貞剛，內懷趨附，面折張食，其之黨勇若熊羆，諂事武士，開之儔怯，同驚犬首，夙之士進退，王端虺蚺之夫，曾無一志，亂朝敗政，莫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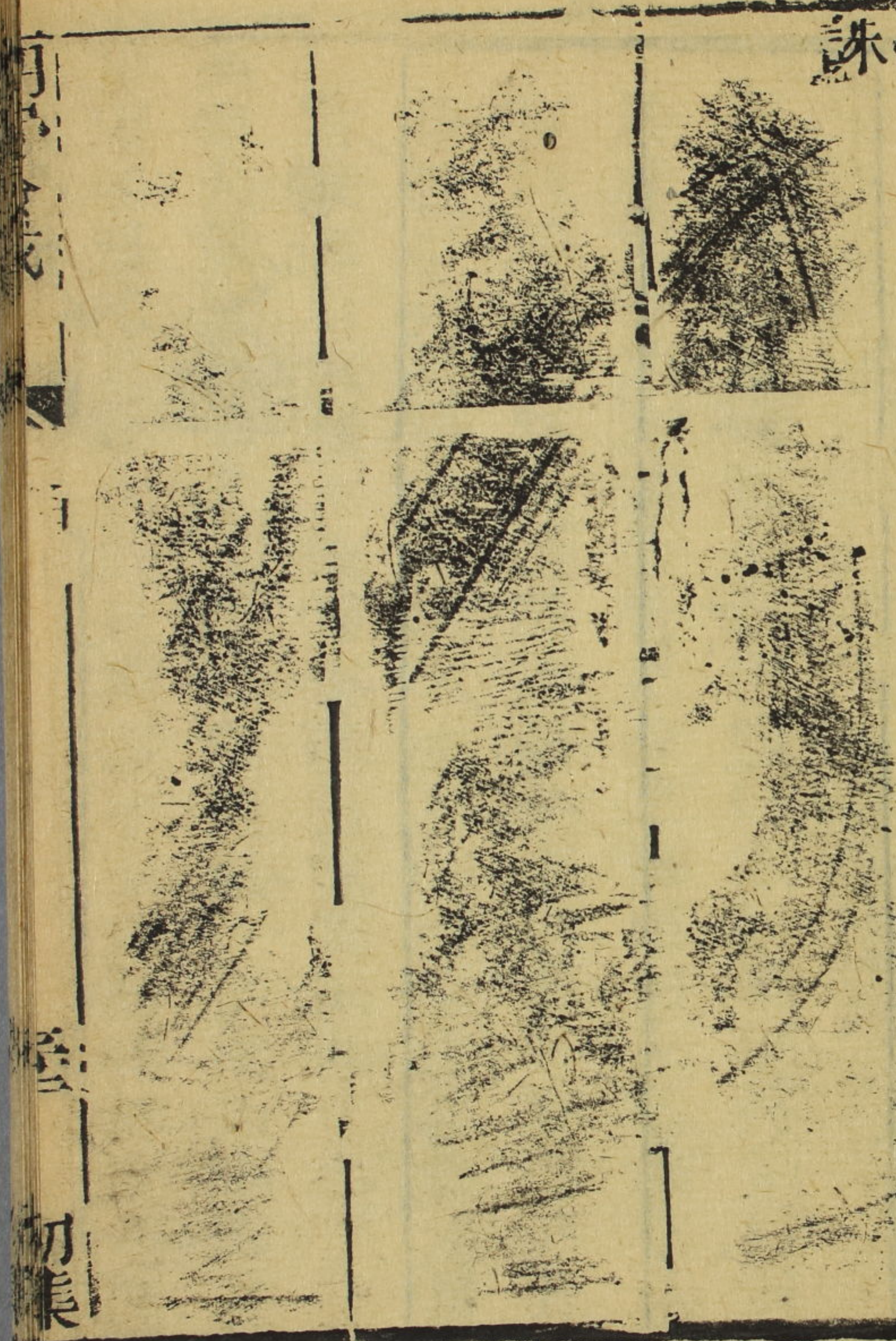
斯人附三思之徒，斥五王之族，以吾孰察，終不得其死。然果坐事長流，思州憂恚而卒。又問中書令李嶠何如？答曰：李公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昇進，性好文章，憎人才筆，性貪濁，憎人受賂，亦如古者有女君，性好嗜肥鮮，禁人食肉，性愛羅斷人衣錦，性好淫縱，憎人畜聲色。此亦李公之徒也。又問司刑卿徐有功何如？答曰：有功耿直之士也，明而有胆剛，而能斷處凌夷之運，不偷媚於取容，居板蕩之朝，不遜辭以苟免，來俊臣所羅織者，有功出之，婁智宏銀鍊者，有功寬之，踞虎尾而不驚觸。



龍鱗而不懼鳳跼鳴梟之內直以全身豹遊豺狼之間  
忠以遠害若值清平之代則張釋之于定國豈同年而  
語哉又問司農卿趙履温何如答曰履温心不涉學眼  
不識文貌恭而心狠智小而謀大趁起狗盜突忽猪貪  
晨辛誘外不覺其死夜蛾覆燭不覺其斃頭寄於頸其  
能久乎後從事韋氏爲逆夷其三族又問鄭愔爲選部  
侍郎何如答曰愔猖獗小子狡猾庸人淺學浮詞輕才  
薄德狐踏貴介雉伏權門前托俊臣後附張易折支德  
靜之室舐痔安樂之庭鷓鴣棲於葦若魴鱸遊於沸鼎

誅  
既無惟量終是

几材以此求榮得死爲幸後果謀反伏




尚書故實

唐李綽編

賓護尚書河東張公三相盛門四朝雅望博物自同  
 於壯武多聞遠邁於胥臣綽避難圃田寓居佛廟秋  
 有同於錐印跡更甚於酒傭叨遂迎塵每容侍話凡  
 聆徵引必異尋常足廣後生可貽好事遂纂集尤異  
 者兼雜以詼諧十數節作尚書故實云耳

高祖太武皇帝本名與文皇帝同上一字後乃刪去嘗  
 有碑版鑿處具在大武是陵廟中玉册所稱神堯乃母

后追尊顏公會抗疏極論為袁僚所沮而寢

太宗酷好法書有大王真跡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

尺為一軸寶惜者獨蘭亭為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覽嘗

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

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

天冊府弧矢尺度蓋倍於常者太宗北逐劉黑闥為突

厥所窘遂親發箭射退賊騎突厥中得此箭傳觀皆歎

伏神異後餘弓一張箭五隻藏在武庫歷代郊立重禮

必陳於儀衛之前以耀武德惜哉今與法物同為煨燼

矣然此即劉氏斬蛇劍之比也豈不有所歸乎

司馬天師名承禎字紫微形狀類陶隱居元宗謂人曰

承禎弘景後身也天降車三可字曰賜司馬承禎尸解

去曰白鶴一作雲滿庭異香郁烈承禎號曰雲先生故人

謂車為白雲車至文宗朝并張騫海槎同取入內

李幼奇者開元中以藝學柳芳嘗對芳念百韻詩芳已

暗記便題之於壁不差一字謂幼奇曰此吾之詩也幼

奇大驚異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戲此君所念詩

也因請幼奇更誦所著文章皆一遍便能寫錄

鄭廣文作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云自頂至頤八十三尺額珠以銀鑄成虛中盛八石

構聖善寺佛殿僧惠範以罪沒入其財得一千三百萬貫

元載破家籍財貨諸物得胡椒九百石

盧元公好道重方士有王谷者得黃白術變瓦礫泥土立成黃金

漢武帝時嘗有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為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然因敕廷臣皆習

山海經山海經伯翳所著劉向編次作序伯翳亦曰伯益書曰益典朕虞益隨禹治水取山海之異遂成書

進士盧融嘗說盧元公鎮南海日疽發於鬢氣息惛然有一少年道士直來牀前謂相曰本師知尚書病瘡

遣某將少膏藥來可便傅之相國寵姬韓氏號靜君遂取膏藥疾貼於瘡上至暮而拔數日平復於倉皇之際

不知道士所來及令勘中門至衙門十數重並無出入處方知其異也盛膏小銀合子韓氏收得後猶在融即

相國親密目驗其事因附於此

公自言四世河東公為中書令着緋  
綽安邑宅中曾有河東公在中書令

太宗貞觀十四年自寫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冠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病在心力憊怠不能專精耳又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常召三品以上賜宴於元武門帝操筆飛白書眾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

稱洎登狀罪當死請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友一辭輒令見常侍登牀

李師誨者畫蕃馬李漸之孫也為劉從諫潞州從事知劉不軌遂隱居黎城山潞州平朝廷嘉之就除一縣宰曾於衲僧處得落星石一片僧云於蜀路早行見星墜於前遂圍數尺掘之得片石如斷磬其一端有雕刻後貌之首亦如磬有孔穿條處尚光滑豈天上樂器毀而墜歟此石後流轉到安邑李甫宅中

清夜遊西園圖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圖上

若干人並食天厨貞觀中褚河南諸賢題處具在  
維素家收得維素從申之傳至相國張公宏靖元和中宣維  
素并鍾元常寫道德經同進入內時張公鎮并州進圖表李太尉衛公作也  
後中貴人崔潭峻自禁中將出復流傳人問維素子周  
封前涇州從事在京一日有人將此圖求售周封驚異  
之遽以絹數疋易得經年忽聞欵關甚急問之見數人  
同稱仇中尉傳語評事知清夜圖在宅計閑居家貧請  
以絹三百疋易之周封憚其迫脅遽以圖授使人明日  
果賣絹至後方知詐偽乃是一豪士求江淮大塩院時

王庶人涯判鹽鐵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爲余訪得此圖  
然後遂公所請因爲計取耳及王家事起復落在一粉  
舖內郭侍郎承以錢三百買得獻郭公郭公卒又  
流傳至今狐家宣宗嘗問相國有何名畫相國具以圖  
對復進入

表弟盧某一日碧空澄澈仰見仙人乘鶴而過別有數  
鶴飛在前後適覩自一鶴背遷一鶴背亦如人換馬之  
狀

國朝李嗣真評畫云顧畫屈居第二然虎頭又伏衛協

畫北風圖

北風圖  
毛詩義

公平康里宅乃崔司業融舊第有司業題壁處今猶在蜀王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蜀王即隋文帝之子楊秀也

李汧公勉取桐孫之精者雜綴為之眾之百衲琴用蠟殼為徽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龍磬絃一上可十年不斷

兵部李員外約汧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出塵表與主客張員外論同棄官并韋徵君况壻東遯世不婚娶不

治生菜李尤呼於張每與張匡牀靜言達旦不寢人莫

得知贈張詩曰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二說秋夜洛陽城

明月照張八

論即尚書  
公之群從

佛像本胡夷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戴顓始也顯喜刻一像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隨而改之如是者

積十年厥功方就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訓誼譔譔為先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妄有指說非也

荀與能書嘗寫狸骨治勞方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骨

帖

古碑皆有圓空音孔蓋碑者悲也本墟墓間物每一墓有  
四焉初葬穿繩於空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禮曰公室  
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人因就紀其德由是遂有碑表數  
十年前有樹德政碑亦設圓空不知根本甚失後有悟  
之者遂改焉

公自述高伯祖嘉祐開元中為相州都督解宇有災異  
郡守物故者連累政將軍嘉祐終金吾將軍至則於正寢整衣  
冠通夕而坐夜分忽肅屏間聞歎自聲俄有人自西廡

而出衣巾藍縷形器憔悴歷階而上直至于前將軍因  
厲聲問曰是何神祇來至于此荅曰余後周將尉遲廻  
也死于此地遺骸尚存願托有心得畢葬祭前牧守者  
皆膽薄氣劣驚悸而終非余所害又指一十餘歲女子  
曰此余之女也同瘞廡下明日將軍召吏發掘果得二  
骸備衣衾棺器禮而葬之越二夕復出感謝因曰余無  
他能報効願禪公政節宜水旱唯所命焉將軍遂以事  
上聞請置廟歲時血食上特降書詔褒異勒碑敘述今

相州碑廟見在



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憬藏者能言休咎  
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台  
司此何意也後數日貶官台州刺史  
河東公出鎮并州上問有何事第言之奏曰臣有弟嘉  
祐遠牧方州手足支離常繫念慮上因口勅張嘉祐可  
忻州刺史忻州河東屬郡上意不疑張亦不讓豈非至  
公無隱出於常限者乎

王平南廩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常謂右軍曰吾諸事不  
足法惟書畫可法後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書焉

宣平太傅相國盧公應舉時寄居壽州安豐縣別墅嘗  
遊芍陂見里人負薪者持碧蓮花一朵已傷器刃矣云  
陂中得之盧公後從事浙西因使淮服話於太尉衛公  
公令搜訪芍陂則無有矣又徧尋於江渚間亦終不能  
得乃知向者一朵蓋神異耳

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刺蝟對打  
令既合節奏又中章程

京城佛寺率非真僧曲檻迴廊戶牖重複有一僧室當  
門有櫃扇鎖甚牢竊知者云自櫃而入則別有幽房遂

閑語曲深嚴囊橐奸回何所不有

牛相公僧孺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不記  
名姓眾云參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  
湫泊中有之黑龍也強驅逐之慮為災難制公固命之  
果有大雨漢水泛漲漂溺萬戶處士懼罪亦亡去十年  
前有人他處見猶在

王內史書帖中有與蜀郡守朱不記名書求櫻桃來禽日

結藤子來禽言味甘來眾禽也俗作林擒又云胡桃種已成矣又問司

馬相如揚子雲有後否蜀城門是司馬錯所製存乎

顧況字逋翁文詞之暇兼攻小筆嘗求知新亭監人或  
詰之謂曰余要寫貌海中山耳仍辟善畫者王默為副  
知也

世言牡丹花近有益以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詩張  
公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  
牡丹花亦已久矣

又說顧況志尚疎逸近於方外有時宰曾招致將以好  
官命之况以詩荅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  
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洲叫一聲後吳中皆言况

得道解化去

有黃金生者擢進士第人問與顧同房否對曰別洞黃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對人雖哈之亦賞其真實也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帝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臣書人臣第一陛下書帝王第一帝不悅後嘗以楸筆書恐為帝所忌故也

陸暢字達夫常為韋南康作蜀道易首句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南康大喜贈羅八百疋南康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

欲搆成罪名暢上疏謂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奏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作也暢感韋之遇遂反其詞焉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為賊截將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用銀三鈕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中貴人毀像收銀送內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詣白公索餘銀恐涉隱沒故也

會昌毀寺時分遣御史檢天下所廢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不記名巡覆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已下

者多神之而歸人謂之蘇杠鳥講反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好遽曰無以過密陀僧也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古鐫字皆須妙於篆籀故繇方得鐫刻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艸書章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筋偃波之類諸家共五丈二般

公云舒州灤山下有九井其實九眼泉也旱即殺一犬

投其中大雨必降大亦流出

又南中久旱即以長繩繫虎頭骨曰有龍處入水即數人牽制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龍虎敵也雖枯骨猶激動如此

五星惡浮屠像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於佛事中或謂之禳災者真不知也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慶瑯琊王也武后嘗御武成殿閱書畫問方慶曰卿家舊法書存乎方慶遂集自右軍已下至僧虔智永禪師等二十五人各書一卷進上

后命崔融作序謂之寶章集亦曰王氏世寶

今延英殿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苗韓公晉卿居相位以足疾步驟微蹇一每於此待之宰相對於小延英自此始

臺儀自大夫已下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國朝踐歷五院者共三人爲李商隱張魏公延賞溫僕射造也

裴岳者久應舉與長興于左揆友善嘗有一古鏡子乃神物也于於布素時得一照分明見有朱衣吏導從他皆類此賓讓與岳微親而詰之云不虛旋亦墜失

陶貞白所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于將莫耶劍皆以銅鑄非鐵也

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次仲有道術詔徵聘於車中化爲大鳥飛去墜三翮於山谷間今有大翮山小翮山在常山郡界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大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約數萬悉藉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合之人莫知也後死商胡有

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其密行  
皆此類也

公云牧宏農日捕獲伐墓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問言  
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某以他事贖死盧氏縣南山堯  
女塚近亦曾爲人開發獲一大珠并玉盃人亦不能計  
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遣吏按驗其塚果  
有開處旋獲其盜考訊與前通無異及十引其徒稱皆  
在商州治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公致書皆怒而  
不遺竊知者云珠王之器皆入京師書人家矣公前歲

自京徒步東出過盧氏復問邑中具如所說然史傳及  
地里書並不載此塚且堯女舜妃也死於湘嶺今所謂  
者豈傳說之誤歟矧貽訓於茅茨土階不宜有厚葬之  
事卽此塚果何人哉

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都學見匠人施墨帚遂創意焉  
梁蕭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  
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嘗大書蕭字後人匣而寶之  
傳至張氏實護東都舊第有蕭齋前後序引皆名公之  
詞也

杜紫微頃於宰執來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

楊祭酒敬之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處處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項因此名振遂登高科

東都頃年初造防秋館穿榻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

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尚書匡寶惜有年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也公除

潞州旗節在途纜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公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公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公嘆異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於何人

京師書僧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書畫精於品目豪家所寶多經其手真偽無逃焉王公借船帖是孫盈所蓄人以厚價求之不果盧公其時急切減而販之曰錢滿百千方得盧公韓大冲外孫也故書畫之尤者多闕而識焉

嘗有一淪落衣冠以先人執友方爲邦伯因遠投謁與

世書故事  
有厚需及謁見卽情極尋常所資至寡歸無道路之費  
愁怨動容因閑步長衢歎吒不已忽有一人衣服垢敝  
行過于前迴目之曰公有不平之氣余願知之因具告  
情旨荅曰止於要厚卹小事耳今夜可宿某舍至暮往  
卽已遲望門外遂延入謂之曰余隱者也見爲縣獄卒  
要在濟人之急旣夜分取一椀合于面前俄頃揭看見  
一斑白紫綬者纜長數寸此人詰責之曰與人有分不  
卹其孤可乎紫衣者逕謝久之復用椀覆於地更揭之  
則無有矣明日平旦聞傳聲覓某秀才甚急往則紫衣

歛板以待情義頓濃遂贈數百緡亦不言其事豈非仙  
術乎

某經云佛教上屬鬼宿益神鬼之事鬼暗則佛教衰矣  
吳先生嘗稱有靈鬼錄佛乃一靈鬼耳

李抱真之鎮潞州也軍資匱闕計無所爲有老僧大爲  
郡人信服抱真因詩之謂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  
乎僧曰無不可抱真曰但言擇日請於鞠場焚身其當  
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候火作卽潛以相出僧喜從之  
遂陳狀聲言抱真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



晝夜香燈梵唄雜作，袍負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仍升座執爐，對衆說法，抱負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駢填，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煇，擊鐘念佛，抱負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並灰數日，藉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貯焉。

洛中頃年有僧得數粒，所謂舍利者，貯于琉璃器中。晝夜香燈，檀施之利日無虛焉。有士子迫於寒餒，因請僧顧得舍利，掌而觀瞻。僧遂出瓶授與，遽卽吞之。僧惶駭

如狂，復慮聞之於外士子，曰：與吾幾錢，當服藥出之。僧喜聞，遂贈二百緡，乃服巴豆，俄頃洩痢，以盆盎盛貯，濯而收之。

章仇兼瓊鎮蜀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童兒，一作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雕鷲，掠之而去。羣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則神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如一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飼果實飲饌之類，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齊民要術

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饅餅桓元嘗盛具法書名畫  
請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畫因有涎元不  
懌自是會客不設寒具

昌黎生者名父之子也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爲  
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  
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爲諫院  
不受俄有以故人子而憫之者因辟爲鹿門從事

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毛詩伐木篇伐木  
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

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  
別書固無證據豈非誤歟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  
意也

西平王始將禁軍在蜀成蠻與張魏公不叶及西平功  
高居相位德宗欲追魏公者數四慮西平不悅而罷後  
上令韓晉公善說然後並處中書一日因內宴禁中出  
瑞錦一疋令繫兩人一處以示和解之意

潞州啓聖宮有明皇帝欹枕斜書壁處并腰鼓馬槽並

在公爲潞州從事皆見之

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始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于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髮皆白而賞賜甚厚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間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往往住吳興永福寺積年學書禿筆頭十瓮每瓮皆數石人來覓書并請題頭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爲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

號爲退筆塚自製銘誌

孫季雍著葬經又有著葬畧者言葬用吉禮僧尼並不  
可令見之也

鄭廣文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柳葉數間屋遂借  
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後自寫所製詩并  
畫同爲一卷封進元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絕

郭侍郎

承

嘗寶惜書法一卷每隨身携往初應舉就雜

文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緘裹置於篋中及納試而悞  
納所寶書帖却歸鋪於燭籠下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

尚書故實  
在篋中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往於棘園門外見一老吏  
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曲道里  
倘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悅而許之遂巡賫程試入  
而易書帖出授公公媿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自以錢  
送詣興道欵關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  
主人死三日矣力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嘆久之方知  
棘園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而去余在京曾侍太  
傅相國盧公宴語親聞其事今又得於張公方審其異  
也

謝赫云江左畫人吳曹不興運五十尺絹畫一像心敏  
手疾須臾立成頭而手足胸臆肩背無遺失尺度此其  
難也惟不興能之陳朝謝赫善畫嘗閱秘閣嘆伏曹不  
興所畫龍首以爲若見真龍

尚書故實終

